

□ 我与清华

但这件事始终记忆犹新。

我从清华毕业后一直在安徽宣城从事农机方面的工作，担任过宣城市旌德县农机厂厂长、农机公司经理，后担任旌德星火电子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把所学知识献给了家乡。

时间进入 2000 年时，在我接近法定的退休年龄时，受一家企业的聘请，帮助他们开发灯具新产品。我边学边干，收集和查阅大量技术资料，向灯具行业的专家请教。最后，运用计算机技术完成了产品

设计，再试制、拿出样品，前后又用了将近半年多时间。样品送上海国家灯具检测中心做型式试验，一次性通过合格，并很快投入了批量生产，如今这款产品已成了该公司的拳头产品。2001 年国家实行灯具强制性认证制度后，我们又申请 3C 认证，2005 年该产品被评为安徽名牌产品。

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我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大的成就，但兢兢业业工作，认认真真做人，没有给清华母校丢脸。

上清华

○ 完 强（1979 级计算机）

清华不是我的首选

我们这届高中毕业生走过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在小学和初中的懵懂岁月，上大学是完全无缘的臆想。学校的目标是毕业后送我们去上山下乡。家人曾担心我年纪小，无法应付恶劣的知青生活，几次试图说服我蹲班一级。但留级对我来说不可接受，执意抗争。我最终应届毕业，赶上了 1979 级高考这班车。但一直到高考结束，我也依然从没有梦想过我会上清华。

十年“文革”，对于清华，我们除了“梁效”的文章外所知甚少，已经没有任何世界顶级高等学府的影子。记得看过一篇关于清华电子系师生科研成果的报道，说是几位工农兵学员排除迷信，把一架进口彩色电视机拆掉三分之一的零件，电视

机依然运行，得出结论是：国外高精产品有三分之一的废料。还附了一张学员拆卸电视的黑白相片。那是上世纪 70 年代中。

我没有想到去清华，不是因为我有更好更高的选择。不管“文革”给清华带来了怎样的糟蹋，一旦高校重新招生，清华、北大、中科大转瞬成为最为景仰的目标。1977 年恢复高考后，各个中学开始拼命准备。我们那一届首批分重点班，原来一起瞎打浑闹的伙伴，突然被学习成绩一刀隔开，成了两类学生。不管是在这道线的哪一边，对于我们稚嫩心灵都是极大的冲击。我们要重新学习在这个无休止的挑战及摧毁自信的高压下如何生存，如何不被抛掷在无情的历史车轮之后。

除了分重点班，还有重点学校。我就是在这个重点加重点的层层划分之中经历

了一次巨大挫折。北京景山学校被公布为市重点学校之后，家里人托关系把我转入为插班生。该校除了有一个重点班，其它班更细分为快班、中班和慢班。重点班已经爆满，不接受新生。我唯一的选择是参加分班考试，争取加入快班。不幸的是我在这个陌生考场上因怯场而像张铁生一样交了白卷，灰溜溜回到原来的中学，没敢和任何人透露真相。紧张的预习、演习、模拟考的过程中，无数次成绩排名，我都能保持领先。但在一个陌生考场怯场的巨大心理阴影却从未能驱散。以至我根本没有信心能通过高考这一关。家里人的担忧可想而知。当时能想象的最好出路，就是如果成绩还可以，争取安排我上北京印刷学院。这也就是我当时确定的第一志愿。

阴差阳错，1979年高考成为空前绝后的先考试后报志愿。虽然我没有能摆脱临场恐惧，我的高考成绩终于给了我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我很庆幸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使我有幸迈入清华的校门。现在的一个时髦的教育理念，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人生中起跑线有无数，而

竞赛的对手往往是自己。对于我们这一代动荡年月里长大的，心底的恐惧和孤独深沉而挥之不去。能够学会的，也许是如何理解和融化这些恐惧，而使自己可以在逢运而生的年代里坦然迈出脚步，跟上时代的步伐。

一个没人听说过的专业

对我来说，早年最憧憬的工程专业是航空。上中学时唯一自己花钱订购的刊物是《航空知识》。当代苏联、美国、中国所有军机型号性能我了如指掌。高考成绩下来后，想到能去学航空别提多兴奋。说到第二志愿，就是建筑。我学画多年，小时候不少的星期天是拿着画夹在北京动物园度过的。

我家长是文科出身，对理工科没有概念，但最为重视的是怕选错专业。对于那个年代的人，选专业定终身。虽然上山下乡结束了，但“将来没饭吃”仍是个很现实的担心。我有两个亲戚是中央美院资深的教授，他们首先说服我家长千万打消我学建筑的想法。中央美院油画系不乏早年



2014年毕业30周年校庆返校时，同学们在紫荆球场踢球后合影。前排：孙航、完强、赵春生；中排：张伟、杨林、王向荣、闫保民；后排：张家刚、林坚、迟边进

□ 我与清华

学建筑专业的毕业生,不仅学建筑没前途,转为画画更没前途,双料的失误。这两位都是我自幼学画的老师,说服学生不走自己的弯路成了他们的责任。

航空专业也是如此被一位在北航教书的邻居老曹一口否定。这位上世纪50年代踌躇满志投身航空事业的大学生,眼看着同学被分到边远山区,自己被拘束在起落架专业一辈子,成了当年干哪行恨哪行的典型。

理想化的专业被现实淘汰,还包括北大物理系。高中班主任警告说那是当年全国右派比例最高的单位。家庭出身不是很干净的学生不要问津。“文革”刚刚结束三年,老一辈人对四清、三反五反也还记忆犹新,谁也不能保证政治运动不会再来一次。虽然那时大洋彼岸的微软和苹果都刚刚在车库里诞生,孕育着一个颠覆人类文明的海啸。我们的高校却还处于把爱因斯坦相对论当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作而痛批的愚昧年代。

没有人见过计算机,也很少有人听说过。我的第一志愿最终填写了计算机系,不是因为了解得最多,恰恰是因为了解得最少,甚至不知道入校后还有什么软硬件之分。入校后两年之内都没有见过计算机的影子。我的第二志愿,是北京印刷学院电子印刷专业。航空和建筑根本没有填在志愿栏中。

很多年后在国外学习及工作的经历,感触最深的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文明如何培养后代的激情和自信。回想我的外祖父母,那些鲁迅精神影响下3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也是靠他们的激情和信心创造了新中国。他们没有许多的思想顾虑,更多的是

同仇敌忾共同奋斗的精神。我们的父辈则经受了无数的动荡、挫折和打击。残酷斗争的幸存者,灌输给后代的是无休止的自卑、恐惧、投机和对社会的不信任。依然能看到今天的家长们,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不遗余力地鞭策孩子朝一个又一个框框里死钻。也许应该静静想一想,孩子长大后从这些框框里爬出来是多么艰难?

从弱不禁风到强身健魄

“生不逢时”曾成为时髦的感叹语。我年长的表兄表姐中学毕业后一个个卷入上山下乡的浪潮,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我成为家里第一个“文革”结束后的大学生,胸前的清华校徽在那个年代格外耀眼。然而我也是家里唯一另一场“生不逢时”的受害者。据联合国资料,20世纪和平时期内,因政策失误而造成的大规模饥荒有两起。一起是80年代中的埃塞俄比亚,另一起是6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我们这届学生绝大部分就是在这个饥荒岁月中呱呱坠地,母亲怀我时正是“困难时期”高峰。为了积极上进,她不仅和大家一起吃大食堂的劣质饭菜,而且拒绝她的华侨母亲任何营养补助的尝试,说“怕别人说闲话”。

先天不足、骨瘦如柴的体质,多年使我灰心丧气。听别人说使出吃奶的力气我都暗暗苦笑。我连吃奶的力气都没攒下。小时候别说人营养不良,连我姨家里养的一只鸡都因为营养不良下了几次无壳蛋。我上中学时被同学起的外号有两个,“猴子”和“狐狸”。母亲有个同事竟对她说我像后妈养的,于是无端惹起母亲的恼怒,几次指责我吃什么都不长胖,给她丢人。像那年头很多倒霉的事情一样,我无可奈

何的事情却莫名其妙地成了我的过错。

上中学的时候我基本和体育项目无缘，校运会、区运会都是当观众。一个同样消瘦的中学好友曾经在学校的操场鼓励我撑双杠，他把班里最壮的学生拉过来跟我说，你撑一个他撑五个！我就勉勉强强撑了两个半，然后一边揉着还在哆嗦的胳膊一边看着那位健将面不改色噌噌地撑了15个。拿弱不禁风的体质互相开玩笑那时已经成了习惯，没有料到的是上清华之后这个状况被颠覆。

体育的复苏有着当年社会的环境。1977年球王贝利随宇宙队访华，1978年电视台首次直播世界杯决赛，随后是男足、女排、体操、跳水的振兴。还应该包括刚刚开放的香港功夫片，日本及西方的动作片。但对我影响更直接的是清华体育锻炼的气氛是如此全方位。大礼堂播放科教片，宣传体育锻炼的好处。“为祖国健康工作

五十年”大幅标语逢要事就出现在西大操场主席台。每天下午大喇叭广播，女学生播音员大喊口号，督促学生到操场上去。操场上每个角落充满锻炼的学生。俯卧撑、双杠、跳远、400米、1500米、足球、排球、篮球……不管做什么项目都没有尴尬的感觉。场上毫不相识的高年级同学，会耐心指点你如何跳起封网。偶尔会有体育教研组的老师出现在操场边上，指点你做三级跳。同宿舍同班的同学一起跑到操场上互相帮助达标。体育锻炼逐渐成了清华生活的一部分。好像每天去开水房打水一样，不用多想。我们一起为女排夺冠而捧瓶子游行，为男足被沙特阿拉伯“出卖”痛失世界杯出线机会而惋惜。

那年代学习气氛政治气氛都紧张，竞争激烈。课堂上抢座位，图书馆、自习教室各自为政。唯有体育锻炼成了一个平等互助的平台。我班体育委员张伟组织每人



计93班连获系级校级及市级三好班。全班同学与辅导员及班主任合影。第一排：宋欣光、陈余实、禰闯、李达、王劲、张朴、邢建平、张克强、赵琦；第二排：郭民、何明、杨德顺、徐挺（团支书）、朱新育、张伟、何家龙、邓晓峰、完强（班长）；第三排：徐航、章伟雄、赵吉良、金亿创、李勤、贾培发（辅导员）、叶榛（班主任）、李春、张新、李新友、闫保民

□ 我与清华

备一件运动背心。全部印着红色的“清华”两个大字。他先挑了9号，我挑了7号。站在一起可以拼成79。换上运动背心，不管露出的肌肉有多么单薄，也不觉得低人一头。大家都一样，都是生不逢时且又成了时代宠儿的佼佼者。



上学时，
完强创作的漫画



学写英文信

回想当年清华生活的点点滴滴，和社会大环境一样，那是个习惯性的互相踩压的气氛。也许你数学能力超强，也许你才艺出众，也许你外语呱呱叫。你听到的，更多是诙谐的讽刺或尖刻的挖苦，让你没有任何自以为是的空间。连打扑克牌都是唇枪舌剑，输赢都不甘示弱。唯有体育锻炼，能听到同学真诚的鼓励和叫好。

清华的操场使我认识自己的潜力，也认识同学真挚的友情。以前因为身体虚弱而感觉的羞愧和自卑在清华的大操场化为乌有。还记得在上海金山实习火热的夏日里，全班男生光着膀子和带队老师一起在沙地上踢足球。就像每天在校园拥挤的操场上踢球一样，谁也不会抱怨谁，只觉得玩得真爽。

对我来说，体育，是在清华培养出的激情。这种激情使得体育锻炼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甚至到了有些旁人看来不大理智的程度。也许我们会去分析锻炼与健康的关系，也许这种分析会告诫我们这生不逢时的一代现在应该适龄而退，不再从事不该从事的运动。也许没有比感觉到体力不支而体会到更大的挫折。但对我来说，体会挫折然后承受挫折，是在同学的帮助

下磨就的难得的能力。回响耳边的，其实就是当年清华同学看到我微微隆起的胸肌说的一句话：“你锻炼好像真挺有效果的哈……”